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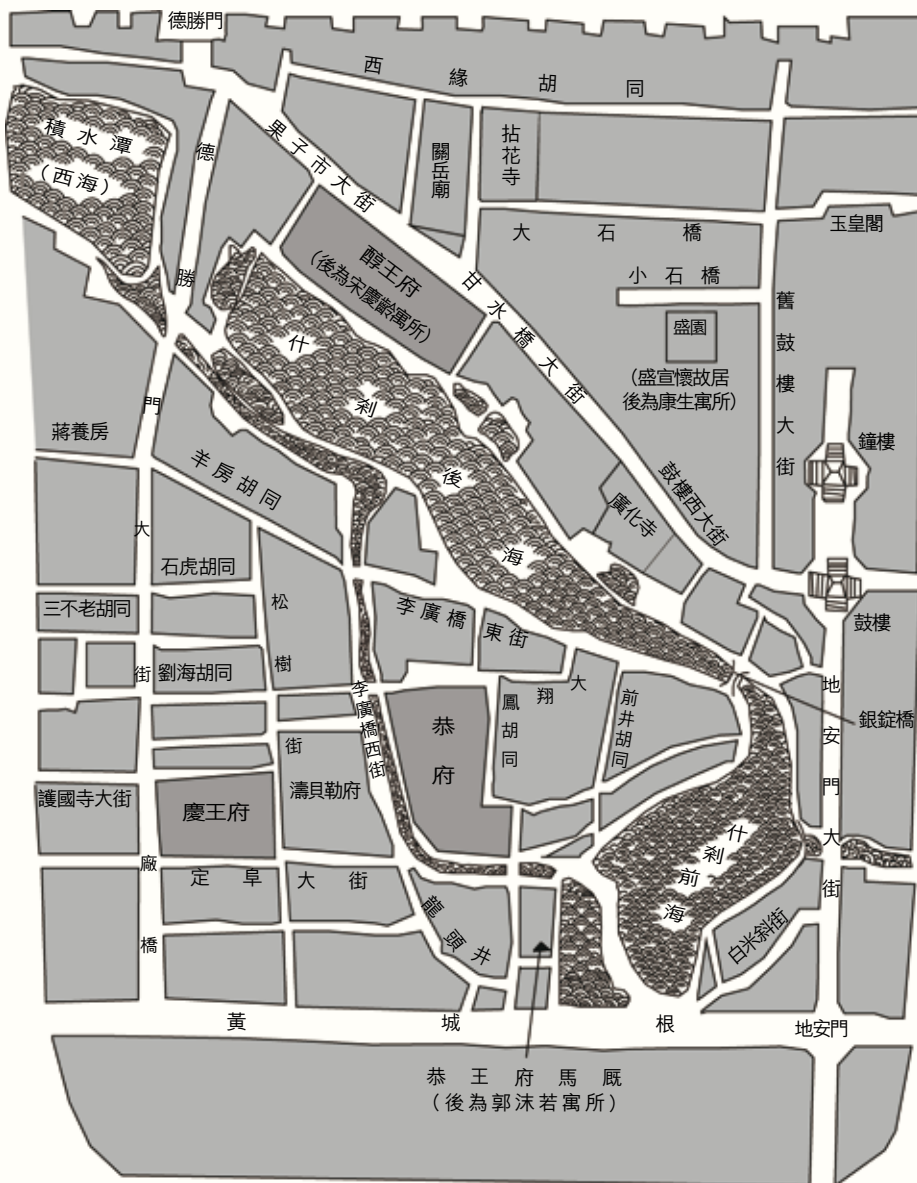
天公不語對枯棋

晚清的政局和人物

姜鳴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恭王府及其周邊的府邸



恭親王奕訢



恭王府花園垂花門 姜鳴 2003 年攝



恭王府花園內的獨樂峰
姜鳴 2003 年攝



恭王府花園內的詩畫舫 姜鳴 2003 年攝



恭親王奕訢晚年照



恭親王親筆書寫的對聯。鈐印：
恭親王寶翰、皇六子奕訢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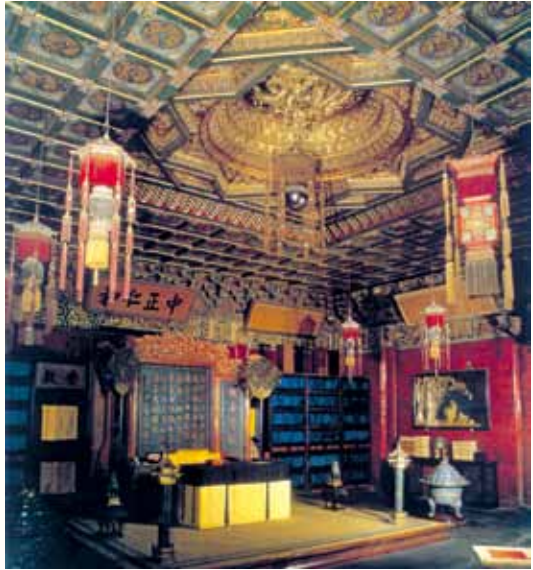
乾清門廣場西北角上的軍機處值房。值房背後就是皇帝居住的養心殿。軍機處值房對面（圖左帶後院的小屋）是軍機章京值房，中間為隆宗門 姜鳴 2003 年攝



軍機章京辦公的南屋



軍機處內景



養心殿正殿，清帝日常處理政務的地方



1980 年代起，在軍機處舊址開設的食品部 姜鳴 1990 年攝



軍機處值房東面新闢出的軍機處歷史展覽 姜鳴 2003 年攝



在奏事處舊址開出的星巴克咖啡館 姜鳴 2003 年攝



太和殿中左門



被遊人踩得凹凸不平的宮廷廣場，當年，溥儀曾在這裡打過網球、騎過自行車
姜鳴 2003 年攝



養心殿三希堂



坤寧宮匾



坤寧宮東暖閣的新房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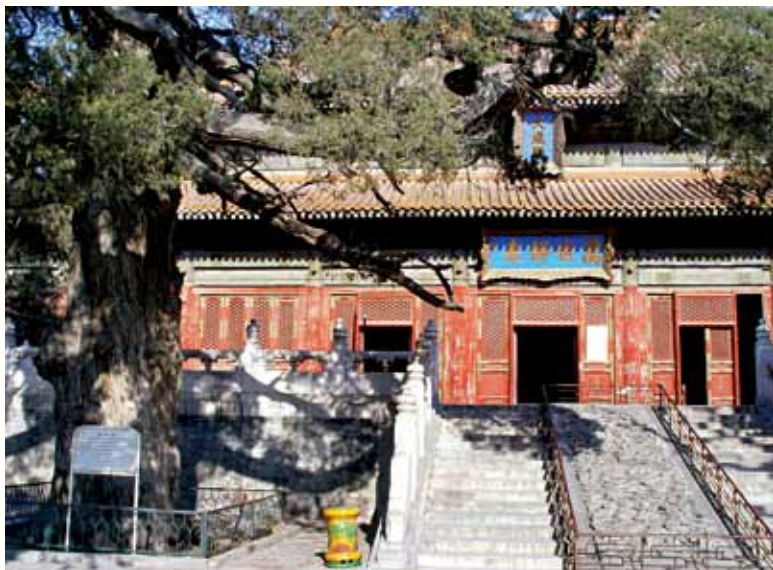
坤寧宮內的喜房



站在坤寧宮外往裡張望的人群
姜鳴 2003 年攝



坤寧宮喜房南沿大炕，皇帝皇后在此飲交杯酒行合巹禮



孔廟觸奸柏 姜鳴 2003 年攝



孔廟裡的進士題名碑曾經是科場勝利者的無上驕傲 姜鳴 1990 年攝

景山下的大高玄殿「弘佑天民」
牌樓



大高玄殿外景 姜鳴 2005 年攝



1946 年拍攝的「孔綏皇祚」
牌樓，背景是習禮亭。美國
戰地記者 Dimitri Kessel 攝影





開始維修的大高玄殿。面闊七間，重檐黃瓦廡殿頂。姜鳴 2015 年攝



大高玄殿最北為一座兩層樓閣，上層名「乾元閣」，圓攢尖頂，覆紫色琉璃瓦；下層名「坤貞宇」，方形，腰檐鋪黃琉璃瓦，閣建於有漢白玉護欄的台基之上。姜鳴 2015 年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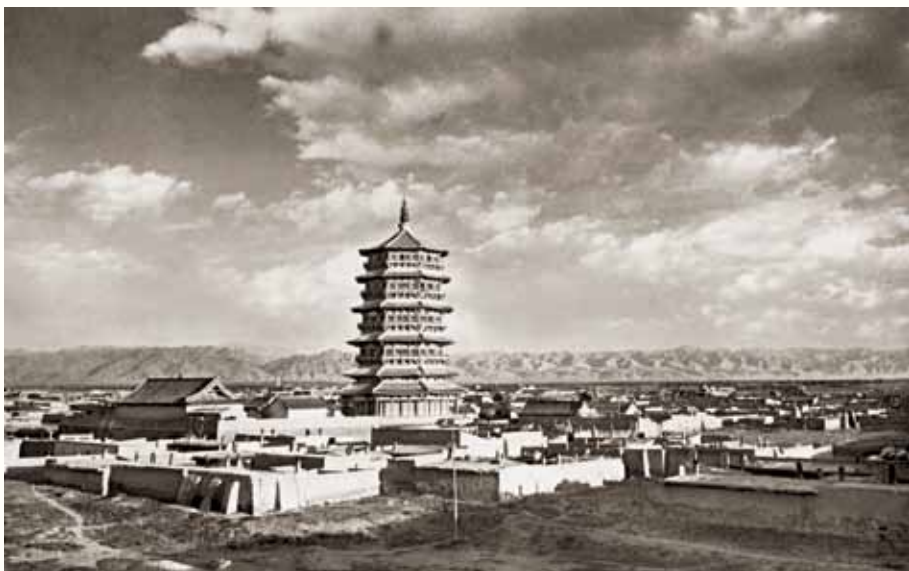
「三座門」內軍委第七會議室（通稱軍委常務會議室）內景。自 1954 年至 2000 年 1 月，周恩來、鄧小平、朱德、彭德懷、江澤民、楊尚昆曾在此主持或參加重要會議



2005 年春天，驀然發現，大高玄殿前已經重新豎立「大德曰生」牌樓 姜鳴 2005 年攝



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遺址中的佛塔 姜鳴 2001 年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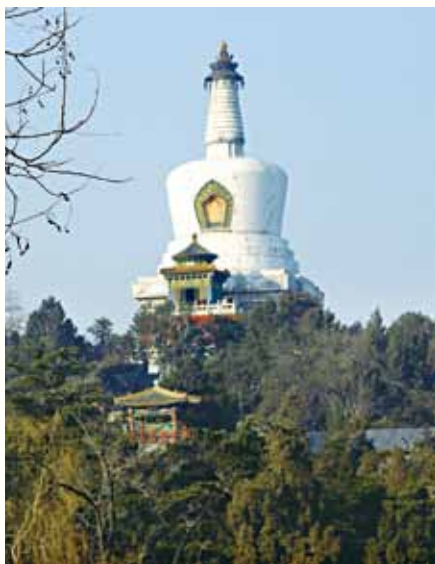
20 世紀 70—80 年代的應縣木塔，背景為綿延起伏的北嶽恆山



阿尼哥銅像 姜鳴 2005 年攝



北京妙應寺白塔 姜鳴 2005 年攝



北海白塔 姜鳴 2003 年攝



妙應寺白塔塔頂的華蓋和塔刹
姜鳴 2005 年攝



2005 年經過修繕後的玉泉山玉峰塔，恢復了紅色的塔身 姜鳴 2005 年攝

目 錄

新版說明	1
自序（2005 年簡體版自序）	3
難與運相爭	
奕訢其人	7
半生名節	
賢良寺·李鴻章	20
秋風寶劍孤臣淚	
訪李鴻章墓地	44
失鶴零丁	
尋訪兩代帝師翁同龢故居	54
清流·淮威	
關於張佩綸二三事	79
昔時金階白玉堂	
漫遊軍機處	99
坤寧宮前	
關於故宮室內裝潢陳設及其他	111
哀蟬落葉	
寧壽宮憑弔珍妃	122

莫談時事逞英雄

康有為「公車上書」的真相 138

閱世空有後死身

訪宣南重話「戊戌政變」 157

落盡夭桃又穠李

從八大胡同想到賽金花 185

人言是丹青

詹天佑銅像前的遐想 203

萬仞宮牆

孔廟·孔學 220

隨處歡席

吃「仿膳」 232

歲月山河

站在圓明園廢墟前 245

祈天憂人

關於「丁戌奇荒」 270

四年尋覓，重考大克鼎的出土時間 288

西堤漫步 300

說「塔」 313

圖片徵引書目 326

新版說明

本書以遊記形式展現近代社會的變遷和人物命運的沉浮。大部分篇什，起自於二三十年前的初次探訪，和以後持續不斷的追蹤考察，是一份作者的思考和記錄。這次重版，我對部分文字和圖片做了修訂和調整。但主體部分，依然保留原貌。

晚清的政局人物，北京的城市發展，是縈繞我心頭的持久課題，常寫常新。許多在當時人們習以為常的共識，到了後來，卻成為需要考證尋覓的疑問，這也正是史家的樂趣和使命。比如北海大橋東西兩側，從清末到 1950 年代，人們記憶中的兩座牌坊，「玉蝀」在東，「金鰲」在西。但是，《清乾隆內府繪製京城全圖》所刊載的牌樓位置恰好相反，這使得本書在修訂插圖的時候頗費思量。又如，我在 1988 年初次到賢良寺西跨院探訪李鴻章舊居時，金魚胡同、校尉胡同一帶還是連綿的舊城老院子，而現在，除了校尉胡同小學還繼續存在之外，四周都聳起現代化的商場、寫字樓、公寓、酒店，毫不理會環境保護主義者的抗議。回想 2005 年本書交稿之時，我曾同責任編輯孫曉林女士在宣外菜市口一帶，走訪正在拆除的老舊胡同，這裡是曾國藩、龔自珍、李鴻藻、張佩綸、康有為、譚嗣同曾經居住和活動的地區。而現在，僅過去十年，新的商業活動和利潤追求，早已將歷史的遺存全面抹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持續的文字、圖片和視頻記錄就顯得尤為寶貴。

對於歷史細節的考證和復原，是史學研究永無盡頭的任務和挑戰。
「江湖夜雨十年燈」，一切甘苦和樂趣，我與讀者共同分享。
感謝袁俊為我重新繪製了書中的地圖。

2015 年 6 月 18 日

自序 (2005 年簡體版自序)

從 1989 年初開始，應當時上海《解放日報》文藝部主任吳芝麟兄之約，我在該報《朝花》副刊上開設了一個名曰「京華勝跡」的專欄，大抵每月一篇，寫北京的遊記。在那以前，我雖然從未在北京一次逗留超過十天，卻非常喜歡這座古老的城市；總是利用出差的機會在北京漫遊，尋找烹煮文字的靈感和素材。加上後來我供職的公司，總部設在北京，更給我的創作提供了機會。我在那個專欄上前後發表了大約二十來篇文字。

利用公務之餘，我在北京蹣跚，搜索宮廷、園林、胡同。無論是人頭攢動的名勝古跡，還是無人知曉的犄角旮旯，我都喜歡一次又一次地探訪。加上閱讀史料，考證辨析，將原先的文章不斷修改豐富，漸漸形成了以遊記為載體，重新探討晚清歷史與人物的一批歷史散文。199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將其結集出版，名曰《被調整的目光》。

書評家小寶曾概括說：「北京固然有許多風景絕佳的去處，但姜鳴筆下的『勝跡』，大多是地以人名，『勝跡』之『勝』，在人事而非風物。使作者揮之不去的，是在北京揚名養名，曾經風華絕代的歷史亡靈。」這同我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這些文章，其實並不是單純的風花雪月的遊記，而是傾注著我對於發生在彼時彼地歷史舊事和歷史人物的追索，反映著我在思索中形成的一些新鮮片段。我當時曾說過，自從轉入金融業後，我很難再進行純學術的研究了，所以用遊記的體裁寫一些史學雜

感，既自由，也適合我這樣一個史學票友的身份。

我所探索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大多集中在晚清。19世紀下半葉，是中國由盛轉衰的關鍵年代，也蟄伏著再次崛起的各種準備。處在歷史的重大轉折期，晚清到民國的發展脈絡波瀾壯闊，起伏跌宕，宮廷和官場鬥爭激烈詭異，充滿複雜的情節和不為人知的秘密，這裡面，有太多太多的題目，需要後人調整目光，重新省視。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業餘學者，我研究清史，一是廣泛搜集和閱讀原始史料，通過重新考證，建立自己的觀點，盡量不被傳統陳說束縛住思維翱翔的翅膀；二是注重歷史細節的積累，力圖再現昔日的氛圍，並把研究的人物和事件放到整體的環境中去推敲。這兩點，說起來平淡無奇，但真要做到，卻極為困難。歷史研究的迷人之處，也正在於此。每當夜深人靜，我坐在書房裡與歷史對話，從故紙堆裡翻檢出許多不為人們所知的真相和細節的時候，總有著悄悄的喜悅——比如我考證出康有為自我吹噓的所謂「公車上書」歷史事件並不存在的時候；比如我證明了張愛玲自稱老家在河北豐潤「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荒村七家坨」，其實應該是「齊家陀」的時候；比如我通過四年的追蹤尋覓，從北京琉璃廠舊書店的一卷掛軸上的題款，糾正了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大克鼎的出土年份的時候。無論成果大小，都使我陶醉，這是驅使我繼續投身歷史研究的動力。歷史研究的進步總是這樣，點點滴滴，從具體的細枝末節積累起來，然後慢慢地恢復出事情本來的面目。

轉瞬十年過去。這次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我的歷史散文，是以《被調整的目光》為基礎，增加了一些篇目和圖片，也抽出若干篇。所有保留下的文章，都有多少不等的修訂或附記，在此特作說明，以免給讀者「新瓶舊酒」的誤解。《被調整的目光》出版後，受到諸多好評，我感謝

讀者的厚愛。我相信，這本新書，也一定不會使你失望。「天公不語對枯棋」，典出滄趣老人陳寶琛的詩作「感春四首」，那是詩人對甲午戰爭失敗後國事危機的濃縮概括，我移作本書書名，因為本書描寫的諸多事件，正是發生在那個艱難的年代。

最後，我要向一向關心指導我的沈渭濱老師致謝。向協助本書出版的潘振平先生和本書的責任編輯孫曉林女士致謝。向為我提供各種學術支持的翁飛、馬忠文、傅林祥、許敏、宋曉軍、許華、李光羽諸先生致謝。向為本書掃描和修改照片的焦宏亮、繪製北京街坊簡圖的孫吉明先生致謝。

我還要藉此機會再次感謝當初鼓勵我開始寫作並一直熱情發表我文章的吳芝麟先生，感謝幫助我出版《被調整的目光》的朱金元先生和蘇貽鳴先生。感謝為本書撰寫推薦評語的老領導趙啟正部長。啟正部長十幾年前讀到我的遊記文字後，在上海高安路 19 號 8 樓機關的走廊裡，曾背誦了一段他小時候聽到的北京民謠：「吃麵不攪醬，炮打交民巷；吃麵不攪鹵，炮打西什庫」，鼓動我寫一篇重評義和團的文字，可惜這篇文章我迄今還未寫成。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母親，是她安排我 1968 年前往北京作第一次旅行。從而使我 11 歲的心靈裡開始記下對首都的最初印象。在那個年代，三年級的小學生很難有旅遊機會。這次北京之行，對於我後來研究晚清北京，埋下最初的種子。我要感謝我的妻子，一直是她的理解和支持，使我得以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依然能夠不間斷地從事寫作和研究。

姜 鳴

2005 年 12 月 1 日

難與運相爭

奕訢其人

第一次遊覽恭王府花園，是在 1991 年初。

那會兒，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未久，我正在為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籌建上海證券業務部奔忙，進京彙報工作。天寒地凍時節，本來人就慵懶，幹完正事，並不想在戶外閒逛。但聽朋友告知恭王府花園已經對外開放，馬上按捺不住，急急趕去。因為我向來將恭親王奕訢看作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而抱有景仰的心情，很願意到他府邸舊址去懷古，尋找一種支離破碎、自己也難以說清道明的複雜感覺；同時，這花園也是北京市目前保存得最為完善的一處王府花園，名聲極大，自然是值得一遊的勝地。

從北海公園靜心齋出北門，隔街便是一片冰封的什剎海。什剎海分作前海、後海及後海西北的積水潭（亦稱西海）三部分，加上前海之南的北、中、南三海，統稱「六海」，是鑲嵌在北京城中央的漂亮閃光的寶石。《辭海》上稱，「海」字可作「大湖」解，並舉「青海」、「里海」為例。我不研究訓詁，也不懂地名學，講不出北京市內的這些湖泊命名的原則。若按面積論，中、南二海為 0.52 平方公里，北海為 0.38 平方公里，什剎海為 0.34 平方公里，都算不上大湖。聯想到四川九寨溝風景區內叫做「長海」、「五花海」、「樹正群海」的湖泊，揣想若將「海」解作「湖」，字義才更確切。

什剎海據說得名於元代後海附近的十座古剎。或說「什剎海」原來只是一座古廟的名字，後來延伸為湖名。湖水來自城外的高粱河。舊時，海邊高柳蘆葦間，飄蕩著暮鼓晨鐘的悠揚回聲。每至夏日，荷花盛放，湖水初

平，很有點兒情趣。海邊又有許多酒肆茶館，文人士大夫常常在此作文酒之會，確實引人流連忘返。如今，廟宇早已不存，但海邊依然有古老的垂柳，成片的小院平房，安靜整潔的街道，透著一番漸漸遠去的古意。

順著前海西街北行，過郭沫若故居（原先是恭王府的馬廄）拐到柳蔭街，恭王府就在眼前了。從地勢上看，王府的東部和北部被什刹海環抱，向西望去，隱隱約約地現出西山的輪廓，確是建府建園的風水寶地。晚清的另外兩座著名王府——醇王府和慶王府也都在附近。時下，王府舊址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音樂學院等單位佔用，花園單獨闢出修複，以供遊覽。恭王府花園又名「萃錦園」，從前是高宗寵臣和珅的宅第。乾隆年間，門前冠蓋如雲，極一時之盛。嘉慶四年和珅籍沒後，花園被仁宗賞賜給了他的四弟慶王永璘。道光二十九年（1849），永璘孫奕劻繼承王府時，他的身份是輔國將軍。兩年後，朝廷便把慶王府改派給恭親王奕訢居住，奕劻搬到因擅簽《穿鼻草約》，割讓香港，被革職的大學士琦善宅第（定阜街3號，後來隨著奕劻的地位提升，該處又改造成新的慶王府），從此，恭王的新居和花園便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它的聲名。

19世紀下半葉，清王朝帝祚世系中共有三位皇帝——文宗奕譞（咸豐）、穆宗載淳（同治）、德宗載湉（光緒）。與此同時，朝野間還有三位潛在的可能君臨天下的人物——一位是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一位是湘軍統帥、晚清最重要的漢族大臣曾國藩，另一位則較為特殊，他就是皇家玉牒中人，宣宗旻寧（道光）第六個皇子奕譞。

洪秀全是清廷的反叛者，自打定都天京後，已在南面稱朕，但畢竟沒有奪取全國政權。雖說提出了頗為後世歷史學家推崇的《天朝田畝制度》及其他富有平均平等禁慾色彩的理論構想，但並未實行之，也不準備實行之；並且在剛剛奪得半壁江山之時，已沉湎於自我陶醉的宗教幻想和驕奢淫逸

的物慾享受，言不由衷，一派土豪暴發戶的氣象。加之極為血腥的內部猜忌、傾軋和屠殺，神經也似乎有點兒不正常，終於難成大事。

曾國藩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建立湘軍武裝，平定農民起義，挽救清王朝於倒懸危亡之時。他以理學帶兵，以引薦提攜科場和官場不得意而有經世之才者為己任，因他保舉而出將入相、官至總督巡撫尚書侍郎提督者達數十人之多。其中著名者，包括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沈葆楨、丁日昌、曾國荃、彭玉麟、楊岳斌、劉蓉、李瀚章、李續宜、劉坤一、李宗義、錢應溥、梅啟照、倪文蔚，皆在歷史的車道上碾下了自己的轍痕。其他政壇學界著名人士，如薛福成、吳汝綸、李善蘭、徐壽、華蘅芳、黎庶昌、王闓運、俞樾、趙烈文、容閔、陳蘭彬等，也都出入過他的幕府。曾國藩手握兵權，門生故舊遍佈要津。王闓運曾勸他稱帝，奪愛新覺羅天下而代之，卻為他拒絕。時人認為他是大清忠臣，他死後，朝廷謚他「文正」。與他極不相得且自視極高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認：「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奕訢曾與他的四哥奕譞同是皇位的競爭者。就文才武略而論，他都大大超過乃兄，野史上稱其「天資穎異，宣宗極鍾愛之，恩寵為皇子冠，幾奪嫡者數」。他之所以最後未能繼承皇位，據說是才華過於展示；而庸碌無能的奕譞，則受老師杜受田密計，「藏拙示孝」，博得道光帝的好感，由此可見道光的昏聩。清史學者認為，道光朝是清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拿後來歷史發展的結果反觀道光立儲的得失，確實也可看出此點。假如奕訢在1851年繼承皇位，中國同樣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洶湧東來的滔滔波瀾，太平天國起義也照樣爆發，但奕訢的眼光及處理方式肯定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可由1861年咸豐帝去世後，奕訢以議政王身份，輔佐兩宮太后平定太平天國起義和發動洋務運動為證。

奕訢當政的樞機，是與慈安、慈禧太后聯手發動北京政變，捕殺咸豐

帝安排的以肅順為首的八位「顧命大臣」。但他秉政時，「陰行肅順政策，親用漢臣」(劉體智《異辭錄》語)。同治年以前，清廷對漢族官員一直控制很嚴，各省督撫，滿人居十之六七。據薛福成記載，當曾國藩率湘軍攻克武昌後，咸豐喜形於色地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軍機大臣祁雋藻即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聞此，「文宗默然變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獲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而肅順是在滿族大員中，最早看出要挽救大清，必須起用漢人者。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皆受過他的保薦。曾國藩在咸豐駕崩後評論說：「八君子輔政，槍法尚不甚錯，為從古之所難，卜中興之有日。」他聽到北京政變的消息後，憂懼異常，在家書中含蓄地稱之為「中外悚然」。然而，是奕訢給了曾國藩更大的信任，以朝廷名義命曾國藩管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大膽地將軍政大權交給漢族官員，為最後平定起義創造了條件。

如果說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方略上，奕訢陰行了肅順路線的話，在應對西方殖民勢力東來的方略上，奕訢的做法正好相反。肅順在對外政策上，還是以天朝大國自居，盲目排外；奕訢則能看清世界大勢，發起近代化運動：從建立總理衙門、設立駐外使館、興辦近代學校、派遣學生留洋，到引進外國武器、創辦近代工業、建設新式海軍、開設電報礦務。這場大陸學界稱作「洋務運動」、台灣學界稱作「自強運動」的新政，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十分巨大的衝擊和變化，奕訢的歷史地位也因此得以奠定。

台灣作家高陽在《清朝的皇帝》一書末尾，對清朝的九位皇帝作了很有趣的打分評價(見下頁表)。

若恭王得承帝位，放在咸豐的位置上，按照我的看法，其資質、教育、統馭皆不相差，均可同樣得「上」。機遇則同樣為「下」。享年 65 歲，體格可得「中」。以其待咸豐、待兩宮太后的態度，本性亦當在「中」之上。以

	資質	本性	體格	教育	責任感	統馭	應變	私生活	機遇	得分	名次
順治	上	中	中	中	中	中	下	下	中	83	8
康熙	上	上	上	中	上	上	上	上	上	117	1
雍正	中	下	中	中	上	上	上	上	中	107	3
乾隆	上	中	上	上	上	上	上	中	上	110	2
嘉慶	中	上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95	4
道光	下	中	中	中	上	下	下	上	下	85	7
咸豐	上	中	下	上	中	上	中	下	下	93	5
同治	中	中	中	下	中	下	下	下	中	68	9
光緒	中	中	下	中	中	中	下	上	下	87	6

以上各項，上等為 15 分，中等為 10 分，下等為 5 分。私生活及機遇兩項另有加減分，私生活上等加 2 分，下等減 2 分；機遇上等減 15 分，下等加 5 分。「本性」指仁厚，「機遇」指國運及個人得位之機會。又，台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版《清朝的皇帝》所刊之表，按評分標準，所有得分皆多 10 分，現減去。

其在同光年間取得的政績，責任感可評為「上」(至少不低於道光)，應變則可評「中」。他的私生活也無可指摘，可得「上」(同樣不低於道光)。則其總得分為 115 分，可在總名次中超過乾隆而位居第二。如此，慈禧太后就沒有機會在歷史上嶄露頭角，當然也就不會有同治和光緒。

以上三人，洪秀全是有機會當皇帝，當不了；曾國藩是有可能當皇帝，不願當；奕訢是極想當皇帝，沒當成。對前二位在歷史舞台上的表演，已毋庸多說。但奕訢當皇帝，倒確實是可以讓人豐富地想像一番。中國會不會有一個如同日本明治維新一樣的機會呢？歷史的偶然性在這裡是否使中國與近代化失之交臂？讀大學時，老師總是嚴肅地告誡我們，歷史學只能按照已經發生的事實去研究，不能對沒有發生的情況去想像，因為這種想像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這話自然有道理，可是如果把一切想像都剝奪了，歷史研

究豈不太乏味了嗎？

如今在恭王府花園，看不到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雨，只能看到滿族王公優雅恬適生活的痕跡。嚴冬臘月，林木蕭瑟，幾無遊人，這也正合我的心意。我在園子裡慢慢地走著，心中在追尋恭王的足跡。

花園很大，按東、中、西三路，設有二十餘個景點，當年曾被稱作「邸園精華」。東路的主體建築是大戲房，一座三卷勾連搭全封閉的劇場。面積 685 平方米，場中僅用四根柱子，托起龐大的屋頂。這種樣式，在古建築中是很少見的。南面為一米高的戲台，北面是王爺和貴賓的包廂，中間置十幾張八仙桌，為一般來賓聽戲的座位。整個戲房十分高敞，戲台上懸掛著書寫有「賞心樂事」四字篆書的匾額。四壁和樑枋間，塗刷成淡淡的粉綠底色上，繪滿藤蘿和紫藤花，給人在花架下觀戲的奇妙感覺。如此豪奢而又典雅的私人室內劇場，當時在國內堪稱首屈一指，連皇宮和頤和園中也是沒有的。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王瑤卿、梅蘭芳、程繼先都曾在這裡演出過。野史傳說，清末著名彩旦劉趕三在某王府唱堂會，恰見道光皇帝的五子惇親王、六子恭親王、七子醇親王在座，便學著妓院老鴿的腔調插科打諢：「老五、老六、老七，出來見客——」不知是否就發生在這裡？

西路的「詩畫舫」也很別致，它建在一泓湖水正中，上舫必須登舟，而舫中是觀魚的佳處。曾在西城區政府工作的彭君後來向我透露，某位氣功大師告訴他，這個看來清幽的園子，其實充滿了濁氣，絕不能在此練功。因為他測出，就在舫下，和珅埋下了大批財寶。這說法使我想起，和珅抄家後，共查出家藏黃金 33551 兩，白銀 3014095 兩，以及大量珠寶器玩和土地房產。副都統薩彬圖上奏，認為和珅財產還大有隱匿，建議進一步審訊挖掘。當時民諺曰：「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然而嘉慶硃批說，這些寶物，縱有隱寄，亦不過天之下地之上，何以輾轉探求，近於搜刮耶？和宅已賞慶

郡王居住，王府中再令番役多人遍行掘視，也是斷無此事的。因此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對和坤資產妄行瀆奏。嘉慶誅和坤，以除巨蠹、平民憤、肅朝綱為宗旨，不求在枝節上糾纏不休。薛福成在《庸盦筆記》中評價這一論旨時說：「大哉皇言，洵昭垂萬世。」和坤之財，從此也就成為一個巨大的謎，有的筆記上甚至說這個數字達到 8 億兩，足以使武俠小說家敷衍出連篇累牘、動人心魄的故事。不過仔細再想，舫下若真有財物，和坤倒台後的近兩百年裡，居然沒被人發現，也不可信。尤其在前些年，這裡曾改為某單位家屬宿舍，要想探寶，還是很容易的。

中路有座假山，層層疊疊，全用太湖石壘成，稱作「滴翠岩」。山下有「秘雲洞」，洞中嵌著康熙帝手書的「福」字碑。碑下有副用碎石排成的象棋盤。遙想盛夏之時，在此小憩對弈，真有超塵脫俗的飄飄然感。在山頂，則是稱作「綠天小隱」的一個敞廳，仲秋之夜，煮茗清談，舉杯邀月，何其樂哉。

恭王府花園裡也不完全都是輕歌曼舞的綺麗、鳥語花香的風雅。在悠閒淡泊的都市園林中，我們可以隱隱地看到權力鬥爭失敗後的憤懣。在假山之前，正對著園門，豎立著一塊五米高的太湖石，上書「樂峰」二字。這是奕訢在光緒十年被慈禧太后罷黜後，藉北宋司馬光失意時所作《獨樂園記》，在石上刻出「獨樂峰」，但又怕引起麻煩，便把「獨」字鑿在石頂，以此來曲折迂迴地排遣自己失意不平的心緒。

奕訢與慈禧太后在發動「北京政變」時，曾結成戰略同盟。以後，奕訢以「議政王」身份主持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直接領導內政外交事務，與「垂簾聽政」的太后有著很好的默契。但慈禧對他則是極不放心的，以致有同治四年三月（1865 年 4 月）和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 年 9 月）的兩次嚴譴。第一次以御史蔡壽祺彈劾為由，慈禧太后親筆擬了一份別字連篇的懿旨，稱「恭親

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命革去議政王、軍機大臣及其他一切差使，由於受到全體王公及軍機大臣反對，最後只能收回成命（議政王頭銜仍革去）。第二次是為了重修圓明園，同治與奕訢又爆發激烈衝突，奕訢還勸誡同治不要微行私出。同治惱羞成怒，撤去奕訢的職務，最後全體軍機大臣再次站在奕訢一邊抗命，迫使同治和他的母親慈禧太后退讓。顯示出奕訢班底強大的政治實力。

奕訢主持中樞，在推行現代化進程中，很有些值得一書的事跡，其中最著名的，是與頑固派在興辦同文館問題上的爭論。

同文館原是總理衙門興辦的培養外語人才的語言學校，1866年12月，奕訢上奏，建議在館中開設「天文」、「算學」館，也就是講授自然科學，招收滿漢舉人及中下級官員入館學習。這一主張遭到了以理學大師、同治師傅、大學士倭仁為首的頑固派的強烈反對。奕訢說：「夫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日而已亟矣。識時務者，莫不以採西學、製洋器為自強之道。」「若夫以師法西人為恥者，其說尤謬。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查西洋各國，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新，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年後亦必有成。……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倭仁說：「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為此，奕訢在1867年4月6日，向皇帝上呈了一個極為著名的奏摺，其中回顧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佔領北京，逼迫中國簽訂城下之盟的歷史，以及此後他在尋求中國自強之路的心跡：

溯自洋務之興，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款要，
議和議戰大率空言無補，以致釀成庚申之變。彼時兵臨城下，烽

焰燭天，京師危在旦夕。學士大夫非袖手旁觀，即紛紛逃避。先皇帝不以奕訢等為不肖，留京辦理撫務。臣等不敢徒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胡銓欲蹈東海而死，空言塞責，取譽天下，而京師內外尚以不早定約見責，甚至滿漢臣工連銜封奏，文函載道，星夜迭催，令早換約。臣等俯查情形，不得不俯徇輿論，保全大局。自定約以來，八載於茲，中外交涉事務，萬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維持，……以為即此可以防範數年，數十年後則不可，是以臣等籌思長久之策，與各疆臣通盤熟算，如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製造機器各法，教練洋槍隊伍，派赴周遊各國訪其風土人情，並在京畿一帶設立六軍，藉資拱衛；凡此苦心孤詣，無非欲圖自強。……臣等反覆思維，洋人敢入中國肆行無忌者，緣其處心積慮在數十年以前，凡中國語言文字，形勢虛實，一言一動，無不周知，而彼族之舉動，我則一無所知，徒以道義空談，紛爭不已。……左宗棠創造輪船各廠，以為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李鴻章置辦機器各局，以為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該督撫等所論，語多激切，豈故好為辯爭，良由躬親閱歷，艱苦備嘗，是以切實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慮殫思，但期可以收效，雖冒天下之大不韙，亦所不辭。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樸昧悉心商辦，用示和衷共濟，上慰宸廑。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等詞，謂可折沖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從此奏摺中，我們可以看出，青年時代的奕訢，確實是勇於任事，鋒芒畢露的。



恭親王的密友，
軍機大臣寶鑒

在此後的爭論中，他進一步設計，任命倭仁這位保守的冬烘先生擔任總理衙門大臣，諭令倭仁「酌保數員」講授自然科學，倭仁被迫承認原說中國之大，不患無精通西學之人，不過是憑空想像，「意中並無其人，不敢妄保」。而奕訢仍然尋他開心，以皇帝的名義命他「隨時留心，一俟諮訪有人，即行保奏」。弄得倭仁蹶倒昏迷。在同文館爭論中，奕訢主持下的軍機處，多次擬旨，精彩紛呈，至今讀來，依然餘音繚繞，令人回味。

從 1862 年到 1884 年的二十餘年裡，奕訢一直處在中國政治前台的大旋渦裡，不停地旋轉。直到中法戰爭爆發，才被西太后強行將整個軍機處一起開缺，並讓奕訢回家整整閒賦了十年。以奕訢之才華和能量，卻鬥不過慈禧太后，主要的原因可歸結為名分，由此可以猜想，奕訢在書寫「獨樂峰」時，心情是多麼地沮喪。

從此，恭王只能寄情園林和唐詩。他在這個花園裡消磨著才華和生命，集唐人詩句，寫成八卷的《萃錦吟》，雖說是玩弄技巧的筆墨遊戲，有的詩還刻意顯示淡漠政治、韜光養晦，但其中仍有不少詩篇抒發了憂鬱的心境，如在給同時下野的政治老友，前軍機大臣寶鑒的詩中說：

紙窗燈焰照殘更，齊己：《荆渚偶作》。

半硯冷雲吟未成；殷文圭：《江南秋日》。

往事豈堪容易想，李珣：《定風波》。

光陰催老苦無情。白居易：《題酒甕呈夢得》。

風含遠思脩脩晚，高鑄：《秋日北園晚望二首》。

月掛虛弓靄靄明；陸龜蒙：《江城夜泊》。

千古是非輸蝶夢，崔塗：《金陵晚眺》。

到頭難與運相爭。徐夔：《龍盤二首》。

歲月如溫溫的小火，煎噬著人壽。恭王在他的精巧的花園裡，漸漸地進入老境，不僅身體衰弱，思想也趨於老化、圓滑和保守。待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前後清流的兩位領袖李鴻藻、翁同龢的一起要求下，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王主持大政，而恭王卻以主和敷衍的姿態使他們失望。這種衰朽的狀況甚至連外國人也看不下去，英國公使歐格訥(Sir N. R. O'Conor) 1895 年 10 月底在離任回國前，當著恭王和總理衙門其他大臣的面，直率地問道：

恭王爺為中國第一執政，又國家之尊行也。此今日之事，捨王誰能重振哉？自中倭講和六閱月，而無變更，致西國人群相訾議。昨一電德欲佔舟山，今一電俄欲借旅順，由是推之，明日法欲佔廣西，又明日俄欲佔三省，許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國非不振也，欲振作亦非難能也。前六個月吾告貴署曰：急收南北洋殘破之船聚於一處，以為重立海軍根本，而貴署不省。又曰練西北一枝勁兵以防外患，而貴署不省。今中國危亡已見端矣，各國聚謀，而中國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善病，精力不濟，則宜選忠廉有才略之大臣圖新政，期於未成，何必事事推諉，一無所成乎？

歐格訥顯然書生氣了。君主挑選宰相是為了辦事，但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必然要虛化相權。恭王復出後的政治生態環境早已不同以往，加之十年賦閒的修煉，自然把一切看淡了，他又豈會再亟亟從事呢？

他的觀念也在變化。到了戊戌年間，他更是多次諫言，反對變法。據說直至臨終時，他還囑咐前去探視的光緒，對主張變法的人，要慎重，「不

可輕信小人言也」。以致新派人物，將這位曾經倡導變革的老前輩，看成阻礙維新的死對頭；而將他的去世，看成是立即推進變法的歷史機遇。恭王的這種變化和結局，似乎也是政治舞台上許多老人的通例，對比青年時代的萬丈豪情，真是不堪回首話當年了。

但恭王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對於他自己親手寫下的歷史，有權力反思和發問。《萃錦吟》中，有一首「元夕獨酌有懷寶佩蘅相國」的詩：

祇將茶薺代雲觥，	陸龜蒙：《襲美留振文宴龜蒙抱病不赴張示倡和因次韻酬謝》。	竹塢無塵水檻清。	李商隱：《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
金紫滿身皆外物，	徐鉉：《送蕭尚書致仕歸廬陵》。	文章千古亦虛名。	劉兼：《江岸獨步》。
因逢淑景開佳宴，	宋齊丘：《陪華林園試小妓羯鼓》。	自趁新年賀太平。	韓愈：《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吟寄短篇追往事，	翁承贊：《文明殿受冊封閩王》。	一場春夢不分明。	張泌：《寄人》。

據文廷式在他的著名筆記《聞塵偶記》中說，最後一聯原來是「猛拍欄杆思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詩意就大大值得玩味了。恭王何必要「猛拍欄杆」？「一場春夢」又指甚麼？他是否在含蓄地抱怨同慈禧太后的合作與結盟？假如沒有這種合作與結盟，便沒有北京政變和後來的洋務運動，那麼，肅順主持下的中國政壇又是怎樣一番風光？

光緒的變法詔書，頒佈於恭王死後第十三天，戊戌變法失敗於恭王死後第一百十六天。光緒的一生，也是毀於慈禧太后之手，他和他的六叔，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悲劇人物。

恭王府花園雖是奕訢的舊居，但現在的陳列中，對奕訢只是簡單提過，大多數參觀者恐怕既不知曉，也無意弄清歷史上的種種往事了。導遊們更願意津津樂道地談論著電視劇裡的和珅，不斷強調這兒就是和珅故居，這對奕訢真是一種悲涼，對歷史學家更是一種悲涼。離開花園的時候，我向

獨樂峰鞠了一躬，算是自我紀念了這位故去的老人。忽然想到，園子裡為甚麼不為奕訢塑一座造像呢？

見過恭王的外國人說，他「雖是麻子，但是儀表堂堂」。見過他的京官何剛德說，他「儀表甚偉，頗有隆準之意」。都對他的相貌表示恭維。但從傳世的照片上看，奕訢長得一點也不漂亮，面目中還帶有點苦相。遼寧大學董守義先生撰《恭親王奕訢大傳》是本很好的傳記，填補了國內學術研究的空白，但在講到奕訢的容貌時，似乎也為尊者諱，說「奕訢前額寬闊，眉目清秀，鼻樑挺拔」，這就更無必要了。書中還引證何剛德回憶，「與奕訢共事多年的寶鋆也說恭王『甚漂亮』」。其實何剛德在《客座偶談》中講的不是這個意思。原文是：「寶文靖嘗對余言，恭王雖甚漂亮，然究係王子，生於深宮之中，外事終多隔膜，遇有疑難之事，還是我們幾個人幫忙。」此處的「漂亮」，顯然是指行事的手腕和氣度。不知董先生以為然否？反正奕訢以親王之尊，不需要靠相貌去找對象，長得漂亮不漂亮並不打緊。他一生共娶了八位嫡、側福晉，個人生活還算是和滿幸福的。

1995 年初稿

2003 年 12 月修訂

（本文插圖見彩版一至彩版四）

半生名節

賢良寺·李鴻章

—

東華門大街往東走到頭，穿過繁華囂雜的王府井，對面是金魚胡同。

金魚胡同比一般胡同寬，長五百四十米，可算是條馬路。著名的吉祥戲院和東來順飯莊都設在這裡。東安市場在胡同裡也開有北大門。再往東，是和平賓館，這兒本是清末大學士那桐的府第。金魚胡同中段與校尉胡同相交，沿校尉胡同向南到冰盂胡同（又稱冰渣胡同）再往東轉，那片毫不起眼的圍牆裡，便是從前的賢良寺。

賢良寺原在校尉胡同西側，雍正十二年由怡親王故邸舍地為寺，山門開在帥府胡同，約在今天王府井全聚德烤鴨店的東面。後身也到金魚胡同。乾隆二十二年遷到現址，規模縮小了三分之二。

舊時，佛教和道教的廟宇宮觀並不是天天對外開放的，更不收門票。一般多在初一、十五開廟，接受信徒膜拜和香火佈施。也有一年僅開放幾天的，如白雲觀是每年正月初一至二十日，黃寺是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等等。平常的費用花銷，除了靠香火佈施和做水陸道場賺取些收入外，大多依賴出租「廟寓」維持。唐代元稹在《鶯鶯傳》中寫到張生寓普救寺，遇借宿的崔鶯鶯母女，就可看出這種房產生意的悠久歷史。如今在北京臥佛寺兩旁，有六七個精緻的四合院落，提供開會租用，名曰「臥佛寺飯店」，很有從前「廟寓」的遺風。我對賢良寺感興趣，是因為這裡在清朝時，曾是

高級地方官員進京時常借宿的館舍，更是直隸總督李鴻章進京時的行轅。那時李鴻章雖開府保定、天津，卻以文華殿大學士的身份而居相國之位，是晚清政壇上炙手可熱的大員。史載，李鴻章當時外出，必有一百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扛洋槍的淮軍衛隊作前導，賢良寺門前冠蓋如雲，風光一時。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因簽訂《馬關條約》和《中俄密約》，為國人詬病，又被罷去直隸總督的職務，掛著大學士和總理衙門大臣的頭銜，在京閒賦；1901年庚子之亂時，李鴻章奉詔從兩廣總督任上北旋，與各國公使談判和約，也都住在這裡。《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說：「東城名刹最少，只有校尉營冰渣胡同內賢良寺。……自李文忠僑居之後，已成什官行台矣。」

李鴻章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大體說來，他從鎮壓太平天國起家，以一介文人投身戎馬，匡扶行將倒塌的帝國大廈。他目睹時艱，看到西方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軍事裝備對中國的直接威脅，於是大聲疾呼必須改變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鼓吹「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親手創建了工廠、鐵路和裝備近代兵器的軍隊，努力地把中國引導上現代化的道路。他是朝廷內部對於世界大勢較有了解的少數領導人之一，從承認中國國力及技術裝備不如外國出發，力主在外交戰略上實行「以夷制夷」。奉「自強」為宗旨，奉「守疆土、保和局」為圭臬，力主「忍小忿而圖遠略」，努力創造和平的外部環境，爭取喘息和發展的時間，甚至不惜以重大妥協來避免與列強發生直接軍事對抗。他是當時公認的外交家，有的外國人居然將他稱作「東方俾斯麥」。可惜從來弱國無外交，他的外交實踐，往往是代表中國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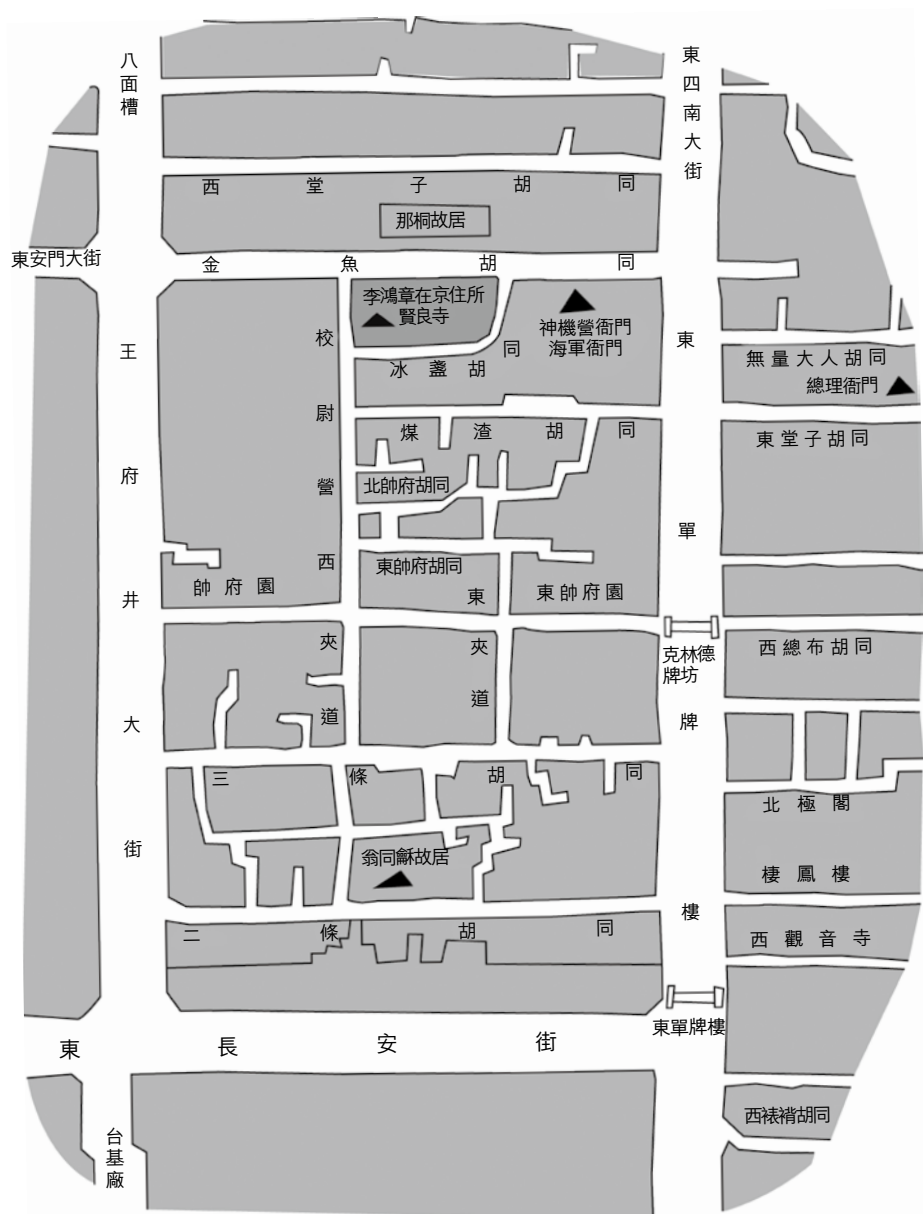
今天的國人對李鴻章的印象已是很淡薄了。有之，也不過是個奸臣賣國賊的形象。我卻不能忘記這個長軀疏髯、性情談諧、飽經滄桑的老人。所以，我一直想到他曾經生活過的賢良寺一遊。

1988 年的最後一個週末下午，北京天空的雲層呈現出一片奇詭的紅色，有人猜測是地震的前兆。沒有明媚的陽光，城市顯得灰蒙蒙的，無精打采。才到四點，已是薄暮暝暝。我和作家錢鋼在踏訪清末「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舊址的過程中，無意間來到了賢良寺。

清代北京寺廟之多，令人驚訝。據《北京文物勝跡大全》統計，僅東城區，有名稱有地址的祠寺宮觀，就有二百五十個。如今，絕大多數都已湮沒、拆除，或是改作他用。賢良寺也不例外，殘破的山門上掛著「校尉小學」的牌子。進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寶殿和藏經樓全被改作教室了，廂房則是教師辦公室。雍正、乾隆題寫的御碑、鐘鼓樓不見蹤影。打聽下來，原來毀於「破四舊」的浪潮。寺廟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紙盒工廠和區教育局機關。

天很冷。黃昏的烏鴉在「哇、哇」地啼號著，給人肅殺的感覺。在用山門改建的傳達室裡，一位老校工邊給火爐添煤，邊絮絮叨叨地告訴我們，當年賽金花就是在這裡，勸說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不要殺戮無辜平民。在我的記憶中，瓦德西的總部設在中南海儀鑾殿（今居仁堂），賽二爺咋會跑到賢良寺與他會面呢？看來，北京的每棟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傳說。我向他打聽李鴻章的故居，得知就在旁邊的西跨院，只是早已與小學校園堵死了通道。

從前，西跨院在冰盂胡同也開有大門，現今關著。住戶們都從校尉胡同院牆上鑿出的小門進出，門牌是 4 號。進得院來，發現這是座四合院的最後一進，已與前院分開。院子氣派很大，與我曾見過的某些王公貝勒府差不多規模。由於長期失修，樑柱上的油漆剝落殆盡，只留下朽木的枯黃顏色。北京人對住房挨廟是有講究的，民諺曰：「寧住廟前，不住廟後。寧住



清末賢良寺和翁同龢故居街區簡圖